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發財秘訣 第五回 學洋話陶慶雲著書 犯鄉例花雪哇追月

卻說阿牛和慶雲正談得高興，忽聽外面一片聲嚷。慶雲站起來，探頭往外一望，忽聽得一個人大嚷道：「哪，哪，哪，那不是阿樞麼？」那鹹水妹也出來招呼，那班人便一哄而進。阿牛抬頭一看，共是三個人，嘴裡亂說亂笑，慶雲便介紹與阿牛相見。指著一個道：「這位魏又園。」又指一個道：「這位花雪哇。」又指一個道：「這是家兄，別字秀乾。」阿牛一一招呼。慶雲又指著阿牛對三人豎起一個大拇指來道：「這是丙記寶號的少東，區牧蕃兄。」招呼過了，那鹹水妹又招呼請坐，然後出去。慶雲便對那三人噤哩咕嚕說了一遍外國話，又園、秀乾都點點頭，又向阿牛看看，只有雪哇不懂。慶雲又拉他到外面唧噥了兩句，方才進來，幾個人又亂談了一會。忽然中國話，忽然外國話，有時外國話說不完全，說兩句中國話湊足。

阿牛在旁聽得，著實羨慕。秀乾忽對慶雲道：「方才我聽見說大班日間要到上海，不知可曾對你說起？」慶雲道：「我也聽見說，不知確不確。」又園插嘴道：「倘使連家眷一起去，只怕你兄弟兩個都要去的了。」秀乾道：「阿樞總是不肯留心，須知我們既然得了這種好事，總不宜輕易丟了。我已經和女東說過，求他是必帶我兩個。」又園道：「你們若是去了，我也要想法子走走。我有個家叔在上海，可以托他謀事。」慶雲正要答話，秀乾先說道：「既然令叔在上海，大可以去碰一碰機會。」雪哇道：「你們都是精通外國話的，都想去發洋財，只有我這一竅不通的，只得仍舊回鄉下去混。」慶雲道：「這又不然。」說時指著阿牛：「這位牧蕃兄父子兩個何嘗懂一句話？此刻不是赫然大東家麼！」

正在高談闊論，那鹹水妹早帶著那小丫頭來收拾開圓桌子。

擺上杯箸酒壺，又擺上四五樣香腸、叉燒之類，後來又搬出一大碗加利雞來。慶雲就親自篩酒，讓阿牛當中上坐，又叫阿直哥坐這裡，阿雷哥坐那裡，又園忙道：「罷、罷。各人都有別字，不要只管提著名兒叫了。」於是紛紛坐定。那鹹水妹也坐了下來，彼此傳杯弄盞，慶雲十分得意，又和那鹹水妹說了好些外國話，忽然問道：「我前回叫你問東家那『饑荒』兩個字是怎樣講的，你問了麼？」鹹水妹道：「問了。是叫『噍棉』，我並且叫他寫了出來呢。」說罷起身，在梳妝台抽屜裡翻了一陣，翻出一張外國紙來，遞給慶雲。慶雲接來一看，上面寫了一路外國字：KiLong—Famine。於是又園、乾、秀爭著來看。又園道：「阿樞哥真是留心。」慶雲道：「你才說不要提著名兒叫，你又怎了？」又園道：「是，是，是我的不是。」慶雲又叫鹹水妹：「取過我那本簿子來。」鹹水妹取出一本外國簿子，慶雲接過。取出鉛筆，在那簿子上寫了『饑荒』兩個字，底下又注了『噍棉』，兩個字，又在旁邊照樣描了那一路外國字。阿牛看見便要借來看，慶雲順手遞給他。雪哇道：「慶雲兄真是留心。將來你的英語怕不學的精而又精。」慶雲道：「越是這種冷門說話，越是不能不留心。萬一東家要說起來，回答不出，豈不要受他兩句夫盧。」

他們說話時，阿牛打開簿子來看，看見上面分作兩層，上層便是一句中國話，下層卻寫了好些口字旁的字。看著十個倒有八個不識的，又且絕無文理，旁邊或加一點，或加一圈，或加一豎，實在莫名其妙，只得交還慶雲。慶雲正要說話，又園忽說道：「令東到底是到上海不是？也要預先謀一謀。」慶雲正色道：「這是家兄瞎操心。老實說，敝東和我就同一個人一般。憑他到上海到下海，怕他少得了我？我們這樣老實說，誰見了誰歡喜。你看和我們一輩的人，那一個不是一年換兩三個東家？頂了不得的做了一年，也要滾蛋的了。我從在澳門跟著敝東，直到此時，足足有三個年頭了。那一天他不贊我兩句。」

上個月我受了點感冒，請了兩天替工，等我病好了，到行裡他對我著實罵那替工的人，說他萬萬不如我。你想，他能離得了我麼？」阿牛在旁聽了，又生了許多欽羨。又請教他那簿子上寫的可是外國話。慶雲道：「正是。這是第二本，你如果要學我明天把第一本借給你。」阿牛謝了又謝。當下吃過數巡酒。

大眾飯罷，掌上燈來，又談了一會。慶雲又和秀乾咕嚕了許久，秀乾自去。又園、雪哇也要告辭。阿牛諒來慶雲是不走的，也起身辭去。

到了明日，一早就去找慶雲仍舊到黑房裡坐。慶雲道：「你來，我知道你是要借我那本書的，我那本書卻在家裡，等我幾時找出來，送去給你罷。我這裡不便，你也不必常來。我有了空，到你那裡談罷。」阿牛只得辭了出來。恰好在路上碰見又園，問往那裡去，阿牛告知借書的原故。又園道：「你也太呆了，他那個書費了多少心血弄出來！他將來要刻板賣錢的呢，怎肯輕易借給你？你要學英語，還是化兩塊錢一個月去讀書罷。」

阿牛恍然大悟。因拉又園到店裡去坐。從此阿牛又和又園做了朋友。不多幾日，又園走來對阿牛說：「今日慶雲跟東家到上海去了，我在香港沒有事，也和他同去走一遭，碰碰機會。」

阿牛是日不免和他兩個送行，然而他兩個去後，雪哇也不見了。

秀乾聽說也到上海了，未免寂寞寡歡，一連過了幾個月。他老子區丙到香港來，叫他且回鄉下去料理些家事，因此阿牛又回張搓去了幾個月。方才到省城店裡，打算略住向天，再到香港。

一天，正在店裡坐著，忽然門外走過許多人，嘴裡都說是「游刑游刑」。阿牛抬頭看時，只見一個人手裡提著一小豬，又一個人拿了一面銅鑼、一根棒。後面又一個人被人反綁了手，身上脫得精光，只剩下一條褲子。一個人拿著大拇指粗的藤鞭，跟著那拿鑼的人，鏗的打一下鑼。這個人便舉起藤鞭，向那反綁的人狠狠的打一下。凡是一聲鑼響便是一藤鞭，後面又跟了一大群看熱鬧的人，如此一路走來，在店門口走過。阿牛定睛一看，那個綁了受打的人不是別人，正是在香港相識的花雪哇。

又覺吃了一驚，暗想他犯了甚麼事，受起游刑來？又看見前面提了一口小豬，不覺暗暗歎道：「這一口豬值得甚麼卻去受這種苦惱？」

看官！知道這游刑是甚麼刑法麼？原來廣東地方的一條鄉例，因為遇了鼠竊狗偷的，若是送到巡防局懲辦，不過打他幾十小板子，就放了。那班鼠竊這等打法，他並不怕，這邊才打過放了，他一出來又到那邊去偷了，所以定了這條例出來，凡捉著此輩，並不驚官，只由街坊叫了地保來把他綁了，拿了所偷的贓物遊行各處。一面敲著鑼，打著他，等到游過了幾條街，已是打得體無完膚的了，這便叫做游刑。有兩個尖刻的人和他取了個別名，叫做「追月」因為那面鑼是圓的，像一個月亮在前面，他在後頭緊緊跟著，所以題出這個雅號來。

閒話少提，且說花雪哇在香港混了幾時，無所事事，只得仍回省城，投在一家米店裡做出店。幸喜生就一身氣力，除了挑送米糧之外，遂可以幫忙舂米，因此每月還賺得五錢銀子工錢。安分過了兩個月，到了第三個月，就有點不安分了。領了工錢，就到賭館裡去賭一天，被他贏了十多兩銀子，便觸動了他的發財思想。坐了輪船，到澳門去，思量大賭一場，就此發財起家。誰知命運不濟，賭了個大敗而回，浪落在澳門和一個鬪豬的蔡以善相識起來，卻屢次偷了蔡以善代人鬪的小豬去賣。

蔡以善是個有心計的人，以為在這裡鬪穿了，不過關他幾日巡捕房，倒便宜他吃飽飯了。好得這鬪豬的事業隨處可以謀生，就約了雪哇回省城去。這雪哇屢次偷他的豬，他只佯作不知，弄得愈發膽大了。這天又去偷，卻被以善看見了，登時大喊起來，被街鄰人等當堂拿獲，就請他追一回月玩玩。

不想走過丙記門前，被阿牛看見了，心中著實不忍。他犯了這事又不便上前相認，心中躊躇沒法，信步走出店門，遠遠地跟著他去，看他走到那裡釋放。只聽得一下鑼聲，便是跟著一下鞭聲，雪哇哭喊聲，看熱鬧的人叫好聲。阿牛一路跟著，幸得轉了兩個彎便釋放了。那些跟着的人便一哄而散，雪哇發腳便跑。阿牛在後叫他，他也不答應。阿牛便跟著他走，只見他走到一處廁所裡，伸手在一個尿缸掬起尿來，洗那身上的傷痕，這也是他們做小竊的秘訣。凡受了毒打，傷皮見血，必要用尿洗過，才得止痛。阿牛看見他如此，便不好走近，只得遠遠站著，叫一聲：「雪哇。」雪哇抬頭一看，見是熟人，羞得滿面通紅，說不出話。阿牛道：

「你弄乾淨了，到我店裡來，我有話和你說，你認得我店裡麼？」雪畦點頭道：「認得。」阿牛便自回去。直等到晚上雪畦才來，不知在那裡弄了一件破衣穿了。見了阿牛，先自漲紅了臉，阿生把他一把拉到房裡，悄悄的說道：「你在我跟前也不必怕難為情，我們既有一面之交，總要幫你的忙。你在這裡存身不得，我借給我盤纏，先到香港去走一遭，再圖事業罷。」正是：

只要發財能有術，英雄不問出身低。
不知雪畦肯去與否，且聽下回分解。